

整理换季衣服的时候，手在衣柜最底下摸到了一块软软的布。展开一看，原来是我小时候穿的那条粉色舞蹈练功裙。

女儿踮着脚凑在旁边，一眼就看见了那条裙子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她伸手拿过裙子，轻轻抱在怀里，央求道：“妈妈，我能穿吗？我想当小仙女。”我笑着帮她穿上，大大的裙摆垂在她小小的身侧，就像真正的仙女一般。她高兴得转个不停，许久都不愿意脱下来。

从那以后，客厅里总能看见她小小的身影。音乐一放，女儿就穿着我的旧舞裙，踮着脚尖转圈、跳跃，一遍又一遍，一点都不觉得累，笑得很是开心，好像全世界就只有音乐和跳舞。看着她如此沉醉的样子，我当下就决定带她去学跳舞。

刚去舞蹈班的时候，女儿是零基础，算是新手。别的小朋友大多已学了一两年，动作又舒展又标准，可她刚开始学，动作有些笨拙。但她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愈发不服输，暗暗跟自己较劲。每天放学回家，她不再想着去玩，而是主动把瑜伽垫铺好，认认真真练基本功。腿伸不直，就把腿抬在椅子上，一遍一遍地拉；动作做不对，就对着老师发的视频，反反

一条舞裙，两代时光

文/汤浙美



▲资料图片

复复地练。看着她小脸憋得通红，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，我心疼地让她歇一会儿，她却摇摇头说：“妈妈，我不累，我要赶上大家。”

慢慢地，跳舞成了女儿最喜欢的事。每到要上课的日子，她总是起得很早，自己把舞鞋、水杯准备好，就催着我出门。到了教室，她永远是第一个到的。换好练功服，她就安安静静站在镜子前练习基本功，压腿、踢腿、下腰，每一个动作都做

得很认真。她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练，眉头轻轻皱着，眼神特别专注坚定。看着女儿，恍惚中，我仿佛看见了儿时跳舞的自己，和她的身影正叠在一起……

小时候，我也和女儿一样喜欢跳舞。那时候我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班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留在舞蹈教室练习。虽然训练很累，但我一直在坚持。我原本以为能一直这样跳下去，跳到舞台上，跳到聚光灯下。可班主

任总担心跳舞会影响学习，找我谈了好几次话，让我退出，父母也劝我放弃。小小年纪的我只能哭着把舞鞋收起来。而那条心爱的练功裙，也就这样压在了箱底，连同那个没来得及实现的舞台梦，成了一段温暖却遗憾的回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常常感慨时代的差异。我们那代人，总被大人说要以学习为重，兴趣爱好永远排在后面。可女儿这一代不一样，他们有更轻松的环境，家庭经济条件也更宽裕，有更多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他们可以大胆去追求，勇敢去坚持，不用在兴趣和学习之间被迫做选择。看着她这么幸运，我既羡慕又深感庆幸。

我送女儿去学跳舞，从来都不是想让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，也不是为了让她拿多少奖状。我只是希望，她在成长的路上，能找到一件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并且有人陪着她、支持她。她不用活在别人说的“应该”里，而是活在“我喜欢”里；不用每件事都做到最优秀，却能一直活得自在舒展。

一条旧舞裙，连着两代人的时光。只愿我的小姑娘，能找到自己所爱、坚持所爱，自信、勇敢、健康地长大，在人生舞台上，跳出属于自己最自在、最闪亮的姿态。

“候鸟”的顶楼生活

文/赵启民

从老家的平房搬到3楼的居室，我花了30年；而从低矮的楼层住进30层的顶楼，我用了一年时间，是在退休后旅居海岛实现的。

自驾载着老伴来到海南，在民宿、小区房和酒店式公寓间兜兜转转，寻找我们这对候鸟的栖落之处。所看的房子，不是视线被楼挡住，就是光线被大榕树遮挡，要么挨着马路，车声聒噪。直到我们登上这个小区的30层顶楼，才感到眼前一亮。

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推开阳台门，清风立刻扑面而来，山海风光尽收眼底，视野开阔得让人心里敞亮。我们常年住在南方的低层楼房里，一到雨季家里就返潮，不胜其烦，早就想住在高层楼盘了。虽然房租比普通楼层贵些，我仍兴奋地对老伴说：“咱也体验一下‘高高在上’的生活吧。”老伴点头同意。

在顶楼，“人往高处走”的感慨油然而生，那种俯瞰城区的感觉，让平淡的旅居生活多了几分惬意。白天看

山海，晚上看星空，是我们旅居期间每天的小确幸。

我喜欢倚栏环视，平静的海湾，温柔得像一只绵羊，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如一根丝带，连着波澜不惊的海湾，像牵着一只温驯的绵羊；河岸茂密的红树林中，不时有白鹭起落；远处的环岛旅游公路蜿蜒绵长；路旁的村庄里的“潮汐市场”涌动着生活的浪潮，日出开市，午前“退潮”。我站在楼顶望着这片景致，常常能冒出一些灵感来。夜晚，环岛旅游公路灯光连成一串，恍惚间像天街落在眼前。我躺在床上，与大海平行，与路灯平行，与山岭为邻；透过落地窗，能静静地仰望星月，还能把遐想带进梦里。

读书、写作累了，我就呆呆地望着眼前的红树林、绿色的河道和渐变的海水发呆，眼睛舒服了，胸怀似乎

也宽广了。拥有这份美好不久，渐渐地发现顶楼还有“顶楼”“风鸣”和“返味”的麻烦。

一个雨后的夜晚，滴答声把我吵醒，开灯一看，门口地面亮亮的，凑近几步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打了一个趔趄，仔细一看，竟是积水。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吃了一惊：楼道积水已有脚踝深。

我循声望去，滴答声是从安全出口铁门后传来的。抬头望去，原来是天台一处裂缝渗水。我爬上天台才看清，是太阳能热水器的管道破了，不停地往下流水，渗进了天台开裂的水泥板，再顺着消防通道的扶手滴落，造成了楼道积水。我赶紧打电话给物业值班人员，第二天清洁工在滴水处放了一只水桶接水，滴答声却没停。在我多次催促下，一周后物业才派人更换管道、修补天

台裂缝。听清洁工说，小区不少顶楼都因为楼房老化有这类问题。

顶楼的风比低层的风猛得多。只要把阳台门留一条小缝，风就能把茶几上的塑料袋、纸张吹得满屋飞；房门就算关紧，风也会从门缝钻进来，发出类似冲击钻的响声，用硬纸片塞住门缝才能安静。

顶楼一到中午，房间“热度”就会升高，不开空调就会闷热难以午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返味”麻烦，午休时总能飘上来楼下的炒菜味，晚上忘记盖住洗手间的马桶，就会有异味往上冒；邻居抽烟的烟味也会随风飘进屋里；有时半夜天台还会传来水泵的抽水声……

经历了“候鸟”的顶楼生活，有了半年的顶楼旅居体验，让我感到，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。有赏心悦目的风景，就难免有不期而遇的烦恼。所以，既要学会享受当下的美好，也要坦然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，这才是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
静静的额尔古纳河

文/孔庆艳

1

落地

月亮在白桦林间的空地上
白桦林的叶子落在驯鹿的头顶
头顶着月亮
也顶着树叶
一片叶子有了月光
变得思想丰富起来了
半轮月亮有了叶子
也就有了完成的岁月

溯源

从额尔古纳出发沿着一条河流的足迹
走过满洲里，额尔古纳，莫尔道嘎
直到来到原始林区
半轮月亮才得以圆满
圆满了，仍会有残缺

闯入

一只大鸟闯入林子，我听见无数的叶子
窃窃私语
大鸟闯入夜里
月亮闭上眼睛
大鸟闯入
身体里的河水静止

2

河流是孤独的，以至于最后
只有月亮替它收场
孤独的河流，只有星星驻守
每一个鄂温克族人
都是驯鹿高手

同时，他们也说服一条河流

以及河道里沉寂的一颗又一颗星星
它们，曾在天空，夜晚，夏天的河流里
淘洗自己的灵魂
孤独有时也会出走
一条河流也会走成几条或者更多条河流
可以几条走到一起
成为一条大河
也可以由一条走出几条成为支流
激流河，海拉尔河，克鲁伦河，根河，
伊敏河……

它们从不认生

它们有自己的密语

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滋长了孤独

3

落日试探着沉入河流

它是想走进一条河流的孤独
还是想成就另一个自己
没有回答的夜晚，一条河流安静地流过
只有冷杉站在远处，零星的叶子
从未开口

一条河流最后的倔强是默默无闻

一条河流最后的坚持

是另一条河流的等待

一条河流最后的告别是对重生的自己
说：“静静的额尔古纳河”

让我再看一眼落日

包括它沉入河底时的

勇敢

让我守护，一条河流经过的夜晚